

梓辑谱册 手书墨印

——清末民国林棲凤活板印制与楷隶体版本的艺术风格解析

民间宗谱是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状况、社会风貌的史料资源，采集旧版家族谱册，再度寻觅这项民族传统技艺，有益于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创造。本文介绍清末民国时期、民间谱师林棲凤先生在近半个世纪梓辑生涯中，创作并遗留以活板印制与手书的纸质蓝本，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沿海区域文明承传的新视角。

□ 冯文喜

生平概述与家世渊源

林棲凤(1882—1960年)，讳良槐，号薛三，字和柯，又字淡庵。他于清末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考取府学第三名、郡庠生，就是平常所说的考上秀才。他的后代人捧出一摞自家宗谱，在“支派世系图”中，铅印着他的名号，谱上的名字是用朱砂来写的，以彰显功名。林棲凤先生谱名“栖凤”，出自《后汉书》“枳棘栖凤”一词，以隐喻自己立志做一个贤德之士。1905年之后，随着清朝科举制度废除，改为新式学堂教育，前辈林棲凤先生也随之断了科考功名的念头。

林棲凤先生是老姥山镇日澳岭脚自然村人，这里村居依傍草堂山，面朝海湾，环境清静，当地民间呼为“日江境”。在清代，这一带沿海乡村隶属“六都”。清代初年，林氏始祖从泉州安溪出发，几经迁徙，最终到这里的山脚下安居，后人即以经学传家，课业子孙。先人种有两株树龄有百年以上的荔枝，树冠如盖，果实累累。百年荔枝列入“古树名木”，成为地标性景观，人们提到日澳林氏，雅称“荔枝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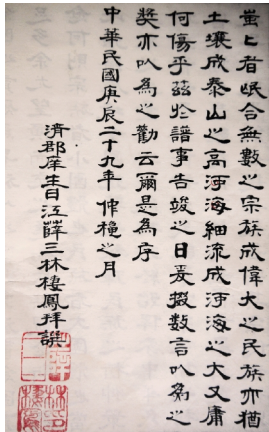
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日澳林氏在科举上涌现功名，其中有林棲凤先生的曾祖林仲岷(1814—1873年)，号见山，例授登仕郎。林棲凤先生的伯祖林永贞(1835—1911年)，字秉当，号用六，参加清末武科，因屡考未中，而后从商，但他非常重视对族中子弟教育，尤其以书香传家，栽培举子业，希望后代能在科考上有所长进。他与胞弟林永红(1837—1913年)，致力丕振家声，以光显前人，培养了两个孩子林志裕(1858—1912年)、林志奎(1863—1919年)，均成为“太学生”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林棲凤考取秀才，也得益于他的伯祖林永贞、嗣祖林永红的悉心教诲，指导他须揣摩时艺、勤读经史。林棲凤给伯祖林永贞写有《行实》一章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见识，说的非常清楚：“公(指伯祖林永贞)以商贾为末，图以田园为先务，家产虽云微薄，书香不使阙传。子孙纵属痴愚，笔花愿期有种。诚见乎积千金之产，固未若存一卷之经；广百亩之田，奚如读万家之史哉。”是年正月，刚好伯祖林永贞七十寿辰，时任福建学政的秦缙章(1849—1925年)赠匾“达尊有二”以示庆贺。古代以有德行长者为“达尊”，这里指耆民林永贞，他的后人能考取“太学生”“郡庠生”，因此说“有二”。再传林棲凤考取功名，因此，他号“薛三”。林氏后人非常珍视这方牌匾蕴含的古代科考文化价值，它是家族举子业的见证，原件收藏于阁楼，重新仿制一方悬挂于旧居厅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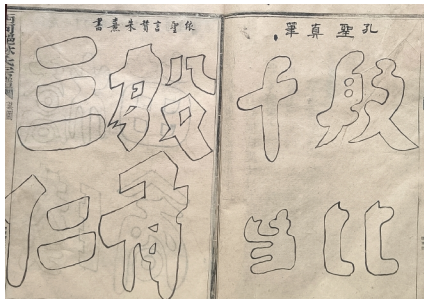
林棲凤先生的旧居保持原貌，故址建筑保留有三排民房，以前后座、加前院一道石墙为布局。旧居为砖木石结构，以溜厝、二楼，加通廊构建。林先生的第三、四代后人一直居住在这里，坚守祖上家业。他们将祖训提炼出来，列为“教子女，胸怀天下，勤学成才”等十条族规，制作成牌子，挂到墙壁上，以警示后学。



林棲凤先生旧居地



林棲凤先生手书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《佳湾颍川郡陈氏宗谱》，隶书、纸本(局部)



林棲凤先生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活板使用文字双钩法页面

谱业承继与存世版本

日澳林氏传承木版活字印谱技艺，百年承传脉络清晰。当地的老百姓提起一位谱师，说“老先生的名字叫林棲凤，我们沿海地带的家族宗谱，以前都是他做的。”平常的话语，保留了从前的记忆，可见林先生给后人留下非常好的口碑，至今还口口相传他的善行。

在院子厅堂里，我们遇见现年85岁的林时兴老人，他是林棲凤先生的嫡孙，也是林氏梓辑谱业的健在传人。林时兴老人向我们介绍，他在青少年时代，就跟从祖父林棲凤做学徒到各地修谱，包括古“五都”地的店下、“九都”地的秦屿(今太姥山镇)一带，他都去过，边做学徒，边学印刷。但祖父告诉他，修谱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，能识读古文，能撰写水平较高的谱文，且须知书达礼。他说：“我祖父还写的一手好书法，人丁多的大族，采用活板印谱；人丁少的小族，则采用手写做谱。”

林氏做谱始于乾嘉年间，创始人林大奇(1734—1826年)，从业儒师，嘉庆三年(1798年)，赋闲在家，将祖上世系梳理一通，“考证手书，创为家乘”。当时，做谱还是用毛笔手写，称为“手书”本。到了林棲凤这一代时，深得父辈林志裕先生嫡传，自家宗谱已历道光十年(1830年)、咸丰六年(1856年)、光绪七年(1881年)、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、民国十五年(1926年)、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多次重修。其中，他参与光绪三十三年以后的历次修谱，到民国时期，林棲凤采用活字印谱技术，以“薛三”为斋号纂修宗谱。1920年，林棲凤与同乡师友、例贡生黄瑞定先生合作，给斗南宗亲修谱。为了不出差错，以致讹误，他们在谱文中曾指出“特易之以活板梓辑”，一生为太姥山下数十家族修订谱册，辑录有他撰并墨印的谱文、传记、赞词、绘图等代表性遗作。

林棲凤先手书谱代表性遗作有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版、次年成书的《佳湾颍川郡陈氏宗谱》，手书、纸本，分上、下卷。此本横25厘米，纵36厘米，封面、卷首部分残缺，是目前发现林先生仅存的手书代表性遗作，由陈氏后人珍藏。此本卷首红纸、墨框形制，页面向下部分残缺，留有手写横额行书四字“源远流长”，首行竖式行书“遵欧苏二先生式”，中间竖式清篆体书四字，唯留存“家世”可读，以下篆书二字，及第三行款识残缺。我们需小心翼翼地打开卷首，生怕再弄坏了难得一见的家族“墨宝”。我们建议，也可按原有字体风格，及修谱尊祖敬宗的用意，对卷首做一个修复，包括再对残字补充手书四字为“家世厚重”，或“家世繁荣”，或“家世显赫”均可，对第三行再以竖式款识“民国己卯日江棲凤先生墨印”。林棲凤先生在此本谱文中载：“何则宗族者，小团体也，民族者，大团体也。当此强邻压境，全国抗战之秋，挥民族之精神，策群众之力量，以与强敌相持终始，俾我中华民族生存世界，永保神州。”成为他当年手书的抗战墨迹，极具珍贵文史价值。

活板印谱代表性遗作有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版《日澳西河郡林氏宗谱》，纸本、线装，内页由目录、卷首、新序、事实、诗传、行述、字行、支图等12部分构成。据《修谱名录》载：“总纂第十世孙栖凤，助理第九世孙志乃、志铨、志鹤。印刷澄溪外垵朱星挥、分定中项江志成。”林棲凤先生活板印谱的团队至少要有6人，通过族亲及带徒等方式传承。谱师配置字盘等行当，到各村做编修印制工作，梓辑流程包含刻字、检字、排版、校对、印刷等近20道工序。字体是繁体老宋体，墨则用徽制烟墨，采用古籍线装书版式，体现了民间谱师长期制谱实践的智慧结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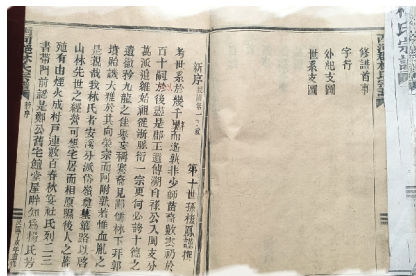
谱书艺术与风格特色

林棲凤先生手书谱文惯用行楷体，就是在端庄、典雅的楷书基础上，加入行书笔意，以增强书写的节奏感。他的手书行楷体也是存留在民国版佳湾《颍川郡陈氏宗谱》，从中我们可分析他的学书所出，以欧阳询、柳公权诸家的唐楷为根基，并以当时流行的清行体刻本为法帖，形成他行楷体端庄、雅丽、清新的“谱书”面目。

其中《新修谱序》一文，即由前辈林棲凤所撰并手书，隶体，全文4页面，单页面8行，每行全18字。首页首行空两格隶书四字“新修谱序”，字径大小与全文一致，第四页第五、六行款识：“中华民国庚辰二十九年仲秋之月，清郡庠生、日江、薛三林棲凤拜撰。”手书清隶体墨迹特征：一是保留汉隶端正、雅致、清丽风格，隶体蚕头燕尾特色明显，字中突出“一”“丨”“乚”主笔，如“支”“各”“不”“本”等字左右舒展自如。二是出现断笔现象，尤其在折笔处，前后笔不再相连，显然是受当时临本刻帖影响。如“之”的中部“丿”，“固”的外部“冫”，“處”的上部“一”。三是受清代清隶体风尚影响明显，具有鲜明年代书体特征，在清代金石学与崇碑观念背景下，闽中沿海隶体书融入篆籀笔法，如“山”“有”“若”“道”等字融入篆书的笔意，还影响字体造型与结体，如“人”在“乚”上多写了一点，为“為”“然”四点写作“火”，“相”右部“目”写作“四”。隶书结体方正，以纵取势，有汉《曹全碑》的妍美气息。字的行间距安排疏朗，加上墨色润、干互用，显得古朴典雅，具有较高的册页隶书艺术价值。

除了手书之外，还使用文字双钩法制版。在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活板“墓图”“像图”中予以使用。其中文字双钩法保留四个页面，每页四字，共16字“殷比干莫，殷有三仁；桥陵苗裔，长山世系”，并有以隶书、行书手写的抬额注释“孔圣真笔”“依圣言赞，朱熹书”。“殷有三仁”出自《论语·微子》篇，体现“求仁成仁”的思想。这里谱图的文字，是林棲凤先生仿理学集大成者、教育家、哲学家朱熹的行书体，经双钩而成，故标注“朱熹书”。这里也可以看出，清代科考中盛行朱子注解的经学，以及前辈“守孔孟朱程遗训，以清白传家”的箴言对他修谱的积极影响，甚至还沿习引用朱子的大字风格，双钩所书，沉着典雅，笔墨雄瞻。先生作为晚清一代的“末代秀才”，他饱读经书，毕生致力各家宗族谱业，而笔下又能保持延续儒学品质，令人整肃起敬。

我们从林棲凤先生修辑的活板与手书谱册进行对比，可见清末民国修谱形制大致风貌。从手书字体，如篆书残字中，可见清篆体雕版与手书的变化。雕版篆体笔画缠绕，块面较大，以笔画尾部加上修饰形状为特征；手书篆书点画圆润、呈圆弧状，以线条流畅为特征。雕版印刷墨汁与熟纸留下飞白，手书墨汁与残字，都增加了历史年代感。林棲凤先生手书纸质墨迹本，其实用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统一，成为民间书法一个重要的呈现形式，为手书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作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迪。



林棲凤先生活板印谱代表性遗作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版《日澳西河郡林氏宗谱》内页，纸本、线装